

國文教本

上册

嶺南大學中國文學系編

桂治鏞

國文教本序

本書爲嶺南大學一年級國文教本。大學國文教本之成書者，已有傅東華之大學文選，教育部之大一國文選，及郭紹虞先生之學文示例。三書各有短長：傳選側重學術，多收典章疏証之文，失之偏狹；教部之本，廣及四部，失之寬泛；郭先生所編，別開生面，多方取材，依修辭之標準，作比較之研究，理論與實例兼陳，語體與文言並重；誠國文教本之善者也。然郭先生編纂本意，似力求全備，所選諸文，有非大一學生所能了解者；偏重研究，微傷繁瑣。本書上編，多取材于郭先生書，刪繁爲簡，期便學習。下篇爲歷代文選，畧依時代先後，類分十組。上編冠以語文通論，下編冠以文學史論，使學者于文體區分，語文演變，文學沿革，畧具常識，然後閱讀課文，易于領會。上下兩編，相互爲用；教材貫連，彼此參照；而亦各自獨立，目的不同：學文示例，側重于寫作技巧之訓練；歷代文選，則重文學價

值之欣賞。然思想與技能之訓練，語文與文學之研究，則二編所懸之目標，固無殊異。所選教材，以學生學力所及者為主，庶學者無句荆棘之勞，而教者亦免逐字解釋之苦。

本書除選文外，原擬列舉參考書若干種，爲學生課外閱讀之用。蓋國文一科，必須多讀多作，方收效益。然此類參考書，原無定式，可因學生之程度及需要，與教者之運用方法而異。茲不備列書目，仍望教者能本斯愷以施教，隨時指導學生閱讀課外參考書，及閱讀之方法。

池也不學，謬承學系同人之委託，編纂此書，因時間匆促，選文恐有未當，幸博雅君子賜教，俾益臻美善。現代文選，因財力所限，所選長文，均臨時刪去。非謂今人佳作，已盡于此；更非編者有重古輕今，貴遠賤近之偏見也。

編纂時，關於文章之去取，文句之標點，文字之校對，頗得王院長了一，容主任希白，黃先生如文之助，謹此致謝。至于學文示例，取材于郭先生書，尤須特別聲明，不敢掠美。

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李鏡池

國文教本上冊目錄

一 語文通論

文選序(蕭統).....	一
文體芻言(吳曾祺).....	三
體性(劉勰).....	一
中國文體的分析(唐鉞).....	一二
古語的死亡殘留和轉生(王了一).....	二二
學文示例序目.....	三〇

二 學文示例

評改例

甲 理論 西山臬(王嘉璧).....	三四
乙 實例 汪文摘謬(葉燮).....	三八
先君墓表(歐陽修).....	四七

甲 乙

擬襲例

瀧岡阡表(歐陽修).....	五〇
景陽岡武松打虎(水滸傳一)	
百十五回本).....	五四
景陽岡武松打虎(水滸傳一)	
百回本).....	五七

理論實例

通變(劉勰).....	六五
寓居同谷縣作七首(杜甫).....	六七
六歌(文天祥).....	六八
浮丘道人招魂歌(汪量元).....	七〇
七歌(鄭燮).....	七二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阮瑀).....	七四
擬孫權答曹操書(蘇軾).....	七七
短歌行(曹操).....	八〇

目錄

西江月(黃庭堅)……………八〇

變翻例

甲理論

談翻譯(朱光潛)……………八一

乙實例

金騰篇(尙書)……………九〇

金騰篇今譯(顧頡剛)……………九二

論語楚狂接輿三章語解(陳

澹)……………九六

說大書佐酒爲歡(李汝珍)一〇〇

迷途(徐碧暉)……………一〇二

陳涉世家(司馬遷)……………一〇八

大澤鄉(茅盾)……………一一〇

申駁例

甲理論

論說(劉勰)……………一二一

論辨之文(梁啟超)……………一二四

乙實例

許行章(孟子)……………一三六

二

銘裁例

甲理論

銘裁(劉勰)……………一六二

乙實例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左傳)一六四

申生之死(國語)……………一六五

晉殺其大夫里克(穀梁傳)一六六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

(檀弓)……………一六八

大力將軍(蒲松齡)……………一六八

雪遣(鈕琇)……………一七〇

鐵勾傳(蔣士銓)……………一七四

吳六奇(清列史傳)……………一七五

語文通論

文選序 蕭統

式觀元始，眇觀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凍？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

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今荷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

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爲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

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詰」，「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異匏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余監撫餘閒，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畧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大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

懸，鬼神爭與，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亦畧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文體芻言

吳曾祺——涵芬樓古今文鈔卷首

論辨類第一 「論」之名奚自防哉？古之聖賢與人相問答之辭，人因籍而記之，以垂訓萬世，如齊魯論語是也，而非今之論體也。其已所自作之書，如諸子百家之屬，實與著論

無異。漢人多以論名書，如論衡，鹽鐵論，潛夫論，中論之類，皆用斯例。今篇首所列，有彭祖攝生養性論一篇，其真偽不可知。賈生之過秦論三篇，世之學爲論者祖焉。「辨」之義主於反覆詰難，務達其初意而止，與論大同而小異。後代經生家言，多用此體。其最古者，如楚辭中之九辨，而非今所謂辨也。論辨二者，蓋爲言語之通稱，而因爲說理之文之別體。序論辨類第一，爲目二十四：曰論，曰設論，曰續論，曰廣論，曰駁，曰難，曰辨，曰義，曰議，曰說，曰策，曰程文，曰解，曰釋，曰考，曰原，曰對問，曰書，曰喻，曰言，曰語，曰旨，曰訣，其餘爲附錄。

序跋類第二 古人每有所作，必述其用意所在，以冠一篇之首，如尚書每篇之首數語，乃史臣之述其緣起，卽序也。或讀者爲之，則如詩關雎之有序；或云出自子夏，其確否不可知，要其由來固已久矣。至史家之體，序文實繁。「跋」亦序類也，其出比序爲後，其作法亦稍近；惟序有前序後序，跋則施之卷末而已，故取足後之義爲名。而金石一家，傳此者甚夥，有彙成一書者，蓋考證之學，於此體爲宜。叙序跋類第二，爲目十七：曰序，曰後序，曰序錄，曰序略，曰表序，曰跋，曰引，曰書後，曰題後，曰題詞，曰讀，曰評，曰

述，曰例言，曰疏，曰譜，其餘爲附錄。

奏議類第三

此爲臣告君之詞，尙書此類文甚多，左傳及國語，國策亦皆有之。惟古人語質，並不設奏疏諸名稱。後世體製日增，蓋亦不勝其繁矣。今所列者，必正君臣之分，於義始稱。其有所告在先，而後乃爲之臣，與旣爲之臣，旋去之者，則所陳仍入之書牘內，不與此爲類，以示區別。其用之私家者，亦不在此例。叙奏議類第三，爲目二十八：曰奏，曰議，曰駁議，曰謚議，曰冊文，曰疏，曰上書，曰上言，曰章，曰書，曰表，曰賀表，曰謝表，曰降表，曰遣表，曰策，曰摺，曰劄子，曰啓，曰牋，曰對，曰封事，曰彈文，曰講義，曰狀，曰謨，曰露布，其餘爲附錄。

書牘類第四

劉彥和云：「戰國之前，君臣同書。」蓋其時上與下則謂之書，下與上亦謂之書，所謂同也。其後名分旣嚴，兩不相假；其得入書牘類者，則僅僅用之尊貴及自敵以下而已。然而主於達意爲義，其用要未嘗不同。旣以達意爲義，則凡泛而不切，雖詞采可觀，非書之上者也。史稱陳遵古辭，百封各意，詎不以此歟。牘卽書之別名，史稱漢文帝遣匈奴一牘是也。今設爲書牘一類，變姚氏之書說爲書牘，用曾氏之例。敘書牘類第四，爲

目十四：曰書，曰上書，曰簡，曰札，曰帖，曰劄子，曰奏記，曰狀，曰牋，曰啓，曰親書，曰移，曰揭，其餘爲附錄。

贈序類第五

贈序一類，自來選文古者，皆與序跋爲一；至姚氏古文詞類纂始分爲

二。然追原所以名序之故，蓋由臨別之頃，親故之人相與作爲詩歌，以道惓惓之意；積之成帙，則有人爲之序，以述其緣起，是固與序跋未嘗異也。惟相承既久，則有不因贈什而作，而專爲序以送人者，於是其體始分。姚氏離之是也；曾氏又從而去之，失斯旨矣。敍贈序類第五，爲目五：曰序，曰壽序，曰引，曰說，其餘爲附錄。

詔令類第六

詔令者，上告下之詞。其體蓋多見於尙書。然尙書不聞有二者之稱，至

秦始有之。後世則詔專屬之王言，令則上下共之。惟曾氏編經史百家雜鈔，如馬援戒兄子書，鄭玄戒子書，皆入焉。則尊長之告卑幼，凡有規戒之詞，在書牘中者，不知凡幾也，可悉改書爲令乎？似此者雖出自先正，所不敢從。敍詔令類第六，爲目三十六：曰詔，曰卽位詔，曰遺詔，曰令，曰遺令，曰諭，曰書，曰檄書，曰御札，曰敕，曰德音，曰口宣，曰策問，曰語，曰告詞，曰制，曰批答，曰教，曰冊文，曰謚冊，曰哀冊，曰赦文，曰檄，曰

牒，曰符，曰九錫文，曰鐵券文，曰判，曰參詳，曰考語，曰勸農文，曰約，曰榜，曰示，曰審單，其餘爲附錄。

傳狀類第七

傳者傳也，所以傳其人之賢否善惡，以垂示萬世。本史家之事，後則文人學士亦往往效爲之。或謂之「家傳」，則以藏之私家爲名；敘次甚畧者，則謂之「小傳」；單述軼事者，則謂之「別傳」，又謂之「外傳」，各因其體而爲之名。有謂非史家不宜爲人作傳者，不必然也。「狀」之名，一見於論辨類，一見於書牘類，一見於奏議類，而此則專指行狀而言。或謂之「事狀」，今人又謂之「行述」，爲乞銘誄傳志而作，與傳相似；惟傳則有褒有貶，行狀出於親朋子弟之手，皆述平生之嘉言懿行；其有遺議者，則諱而不書，所以與傳異也。敘傳狀類第七，爲目十二：曰傳，曰家傳，曰小傳，曰別傳，曰外傳，曰補傳，曰行狀，曰合狀，曰述，曰事畧，曰世家，曰實錄。

碑誌類第八

古之葬者，樹石於壙之四隅，中設輓轡以下棺，其設之祠廟者，則爲麗牲之用。二者皆本無文字，後人乃刻文於其上，而碑遂爲文體之一，大都爲紀功德而作者居多。而施之墓者，則謂之「墓碑」，或謂之「墓表」，或謂之「墓碣」；列於墓道之旁者，謂

之「神道碑」；其入幽者曰「墓誌」，曰「墓誌銘」，曰「壙誌」，曰「壙銘」。姚氏則謂凡立之墓上與埋之壙中，皆得謂之誌；然古今文家皆分碑誌爲二，似姚氏之說亦不可從也。敍碑誌類第八，爲目十六：曰碑，曰碑記，曰神道碑，曰碑陰，曰墓誌銘，曰墓誌，曰墓表，曰靈表，曰刻文，曰碣，曰銘，曰雜銘，曰雜誌，曰墓版文，曰題名，其餘爲附錄。

雜記第九

雜記者，所以敍見聞所及。或謂之「雜志」，或謂之「雜識」，其義一也。凡遺聞軼事，下至一名一物之細，靡所不有；而宮室之修造，山水之遊歷，其篇目爲最多，其用與碑刻相似，然碑刻無不入石，記則或不入石。今擇其目爲碑記者，入之碑誌類；碑記之不入記類，猶之碑銘之不入銘類，同一理也。叙雜記類第九，爲目十二：曰記，曰後記，曰笏記，曰書事，曰紀，曰志，曰錄，曰序，曰題，曰述，曰經，其餘爲附錄。

箴銘類第十

箴銘者，古之聖賢相與爲儆戒之義，其體遠在三代之前。顧箴一而已，銘則分爲二：一則入之碑誌類，其文多入石；一則入之箴銘類，其文多不入石；名同而實則相遠。自來選家，於此殊少區別；惟姚氏選本，始各以類相從；然亦有可議者，如班孟堅之封燕然山銘，張孟陽之封劍閣銘，皆摩崖之作，姚氏一則入之碑誌類，一則入之箴銘類，殆

不可解。豈不以班語主於頌揚，張文則稍存規戒？然以此爲言，蓋亦不勝其瑣矣。至張橫渠之東西銘，姚氏列之此類，允矣；而曾氏乃與論辨爲類，豈以無韻而異之歟？然二銘中實不盡無韻。且祭文皆有韻，而韓退之祭十二郎獨無韻，豈亦得韻之非祭文耶？如此之類，均不敢輕附前人。敍箴銘類第十，爲目八：曰箴，曰銘，曰戒，曰訓，曰規，曰令，曰誥，其餘爲附錄。

頌贊類第十一「頌」爲四詩之一，蓋揄揚功德之詞。其初本臣子施之君上，後則自敵以下，亦相與爲之。其以稱古人以寓仰止之意者爲更多，甚至器物禽獸之微，亦藉以見意；蓋文人游戲之作，非正體也。亦有名爲頌而實非頌者，如韓退之伯夷頌是也。「贊」亦頌類，古者賓主相見則有贊，互相稱譽以致親厚之意；故文之稱人善者，亦以贊爲名。然至史家之體，每傳必有贊，則其中賢否不一，亦時有貶詞焉，非其正體本如是也。敍頌贊類第十一，爲目五：曰頌，曰贊，曰雅，曰符命，曰樂語。

辭賦類第十二 辭爲文體之名，猶之論也，蓋皆語言之別稱；惟論則實言之，辭則少文矣。故左傳稱子產有辭是也。而後之文體，亦由此而分，曾氏每以無韻者入之論著類；

以有韻者入之辭賦類，卽其義也。春秋以後，惟楚人最工此體，故謂之楚辭。而後之人往往摹擬而爲之，自漢魏以後，迄於南北朝，賦體盛行，唐人且以之取士。洎唐中葉，韓柳之徒出，於是文有駢散體之分，而今人之選古文者，往往不登詞賦一門，以示裁別。然二者用有廣狹，而其實不可偏廢也。且自古文人，亦未有於駢體全未問津，而能工散體者。特人之性質不同，故於功力所至，不免有所專注焉耳。敍辭賦類第十二，爲目八：曰賦，曰辭，曰騷，曰操，曰七，曰連珠，曰偈，其餘爲附錄。

哀祭類第十三

「哀」爲傷逝之詞，如誄文，輓文，弔文，哀詞之屬皆是。「祭」則所用者廣，不盡施之死者，如告祭天地，山川，社稷，宗廟，凡一切祈禱，酬謝，詛咒之舉，莫不有祭，卽莫不有文，以交於神明者，於理則一，故選家皆合而同之。姚氏於哀祭一門，專收送死之作，非其義矣。敍哀祭類第十三，爲目二十八：曰告天文，曰告廟文，曰玉牒文，曰祭文，曰諭祭文，曰哀詞，曰弔文，曰誄，曰騷，曰祝，曰祝香文，曰上梁文，曰釋奠文，曰祈，曰謝，曰歎道文，曰齋詞，曰願文，曰醺辭，曰冠辭，曰祝嘏辭，曰饗文，曰贊饗文，曰告文，曰盟文，曰誓文，曰青詞，其餘爲附錄。

劉勰此書乃其初學時之書，其言均能讀之，而不知其義。曾將已著撰述，呈沈約，沈閱後大稱其妙。

體性 劉勰——文心雕龍卷六

體性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儻，氣有剛

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性情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誦，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

庸儻，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

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

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銘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

遠奧者，叢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

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犖異采者

也。新奇者，摛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

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

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

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

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才密而思縝；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顯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傲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儻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鰓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

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黟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鍊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才性異區，文體繁詭；辭爲膚根，志實骨髓；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疑（一作疑）真，功沿漸靡。

中國文體的分析

唐鉞——國故新探

本篇所謂文體，是專指形式的分類，不關機能（如分爲論辨書說等即是機能的分類）。論起文章的形式，當然以散文爲最自由；只求文從字順，此外差不多沒有旁的拘束。雖然散文